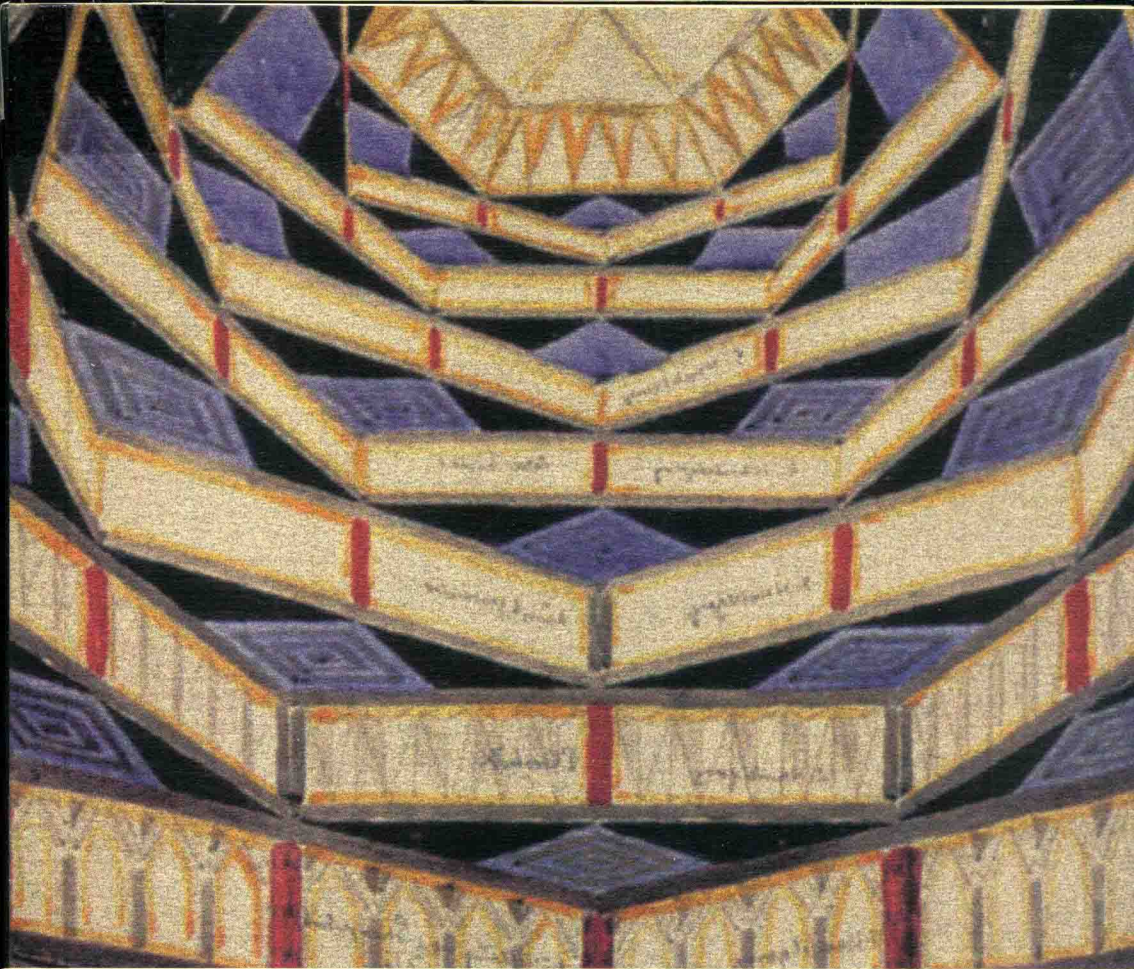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当代文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Frank Kermode

Pieces of My Mind:
Essays and Criticism 1958-2002

思想絮语：
文学批评自选集（1958-2002）

[英] 弗兰克·克默德 著 樊淑英 金宝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镜译丛·当代文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思想絮语： 文学批评自选集（1958—2002）

〔英〕弗兰克·克默德 著 樊淑英 金宝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絮语:文学批评自选集(1958—2002) / (英)弗兰克·克默德著;樊淑英,金宝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0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 Pieces of My Mind: Essays and Criticism 1958 - 2002

ISBN 978 - 7 - 305 - 19694 - 2

I. ①思… II. ①弗… ②樊… ③金…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4087 号

Pieces of My Mind

Copyright © 2003 by Frank Kermod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NJUP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 - 2009 - 10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思想絮语:文学批评自选集(1958—2002)

著 者 [英]弗兰克·克默德

译 者 樊淑英 金 宝

责任编辑 沈清清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鸿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34.25 字数 460 千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9694 - 2

定 价 8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关于作者

弗兰克·克默德 英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专业编辑，曾在杜伦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院校教授英语文学；教学与学术研究皆成就斐然，获得众多重要荣誉。他是《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和《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定期撰稿人。代表作有《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浪漫影像》(*Romantic Image*)、《莎士比亚的语言》(*Shakespeare's Language*)、《关注的形式》(*Forms of Attention*)等。主编有丰塔纳出版社“现代大师”丛书(*Fontana Modern Masters series*)。1991年克默德因对英语文学的杰出贡献受封为爵士，成为继威廉·燕卜苏之后第一位封爵的文学评论家。

关于译者

樊淑英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化研究。出版译著有《文化》(合译)、《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统治的政治经济学》(合译)等。

金宝 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从事翻译工作十余年，出版译著有《合法性的限度》(合译)、《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等。

出 版 人 金鑫荣
出版统筹 蔚 蓝
责任编辑 沈清清
责任校对 芮逸敏
封面设计 丁威静

南京大学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njdxcbs.tmall.com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当当网 亚马逊 京东商城 博库书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Frank Kermode

Pieces of My Mind:
Essays and Criticism 1958-2002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阙,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译者序

克默德的《思想絮语》译稿终于即将付梓。译序写于翻译工作的最后,置于译著的最前,也是富有深意。正如往往历经世事,才能在话语的层面上,写出后知后觉的断语。本书所收评论文章为克默德亲自拣选辑录,主题各不相同;本译序类似导读,多引用原文,谨拟作摆渡舟车之用,载读者驶往作者的文学艺术时空。

弗兰克·克默德(1919—2010)是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他先后在纽卡索尔大学、杜伦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院校任职英语文学教授,教学与学术研究皆成就斐然,获得众多重要荣誉。20世纪60年代,克默德在伦敦大学学院任职期间,力排众议,引入了法国理论学派,尤其是他钟爱的罗兰·巴特,以及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等人及其理论。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文学研究格局。尽管后来克默德对文学理论应用趋于泛滥的局面颇有不满(对此本书收有精彩篇章论述),但他对不同学术观点一直持有的开放心怀应为其宽阔视野和深厚造诣的重要原因之一。1991年克默德因对英语文学的杰出贡献受封为爵士,成为继威廉·燕卜苏之后第一位封爵的文学评论家。

在漫长而活跃的学术生涯中,克默德在参与创刊的《伦敦书评》上发表文章超过200篇,并且创作、编撰了超过50本书,其中包括《结尾的意义》、《浪漫影像》、《莎士比亚的语言》、《关注的形式》、《历史与价值》、《诗歌、叙事、历史》、《华莱士·史蒂文斯》等巨著。在去世前几个月,克默德以90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他的著作中,《结尾的意义》中译本于2000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愉悦与变革》中译本于200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克默德的文学评论涉猎广泛，观点和评介在当代文学界影响深远。他于文学经典、新著与文学研究学术话语之间游刃有余，建构智性而有趣的对话，也充分考虑到了普通读者的需求，用语立意既精妙，又力求平实质朴。菲利普·罗斯、大卫·洛奇、约翰·厄普代克等作家对克默德推崇备至，詹姆斯·夏皮罗将他誉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莎士比亚研究者”，特里·伊格尔顿认为他“对莎士比亚时代的政治和宗教”做出了“优雅而精练的描绘”，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前言中称他为“英国最优秀的评论家”。

《思想絮语》一书收录了克默德自选书评共26篇，大多数均已发表过（写于2003年的《莎士比亚与博伊托》，与另外两篇《记忆》、《遗忘》，之前未曾结集出版）。其中长文19篇，涉猎宽泛，评论了现代小说、诗歌、舞蹈、艺术、哲学、戏剧、歌剧、意识形态、文学批评风格等各种类型，涉及心理学、哲学、叙事学、宗教、后现代理论、语言学、修辞学等学科的关键词语，对文学评论的渊源如数家珍，剖析精准，洞见、妙语俯仰皆是。另有短评7篇，论及现当代重要英美小说家与诗人。

《佳吉列夫之前的诗人与舞者》选自《谜与顿悟》一书。这篇佳作论述了20世纪初期云集在巴黎的艺术家及诗人对初绽光芒的现代舞蹈的迷恋以及感悟，介绍了现代舞蹈创始人之一洛伊·富勒。克默德综述了马拉美、叶芝、西蒙兹、博尼耶、T. S. 艾略特、庞德、威廉斯等诗人和艺术家对现代舞蹈和诗歌的观点，认为富勒的原创性表演提升到了艺术“意象”和象征主义的范畴。现代舞蹈的去人格化方法，“和现代诗学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紧密相连”。而现代诗人正是从原始大地那鲜为人知的恐惧与欢乐之中汲取了力量，创造出古代风格的艺术，成就了现代诗歌的转向。

《时间与永恒之间》与《单独监禁》两篇皆出自《结尾的意义》一书。《时间与永恒之间》探讨了哲学家与作为“世界信念的创造者”的诗人对于时间的不同想象，比较了上帝的时间、人的时间与“有始无终之境”的天使时间。克默德以《麦克白》为例，对时间、预言及其实现、欲望与欲

望满足的后果,做了详尽而独到的阐释。他注意到,“结尾变成了一种固有的东西;悲剧化作了末日、死亡与审判、天堂与地狱的形象”。《单独监禁》以克里斯托弗·伯尼的自传体小说为文本,探讨了孤独与贫困常态中语言与虚构的抚慰力量,从而思索了时间与终结的含义。克默德把《单独监禁》看作“一个典型,象征更广泛意义上的单独监禁,象征‘服刑’之人的虚构和阐释,想象着结局与协调”。从中克默德联系到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后象征主义批评所反复强调的形式的自主性,认为这也是一种监禁的状态。问题在于是要顾及还是要忽视连续性,尤其是时间的连续性。克默德认为,要研究空间形式具有的时间性与时间形式具有的空间性之间的关系,最好把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而不是“用伪造的空间模式代替时间模式”。

这两篇重要论文对抽象的时间概念与经典文本做了有机结合,反映了克默德对于现代主义关于形式与自由、有限性与无限性、连续性与断裂、终结与有始无终等时空概念的思索。

《1907年左右的英国小说》一文以埃莉诺·格林、弗洛伦斯·巴克利以及威廉·德·摩根的三部小说为例,剖析英国人的时代焦虑,观察到对帝国危机的感受在文学作品中转化为遭受入侵、艰苦获胜的主题。三部小说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时代——或曰“英国状况”——对流行小说的压力。克默德认为,小说技巧的重大变革,“很大程度上源于康拉德”。康拉德的新小说风格技高一筹,形式更胜任社会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新的关系,从而充分表达了时代的危险状况。

《霍桑与类型》、《作为经典的〈呼啸山庄〉》两篇出自《经典》,论证经典作品的魅力有一部分来自其可供阐释的无穷层面。克默德追溯了霍桑反复思索的“类型”一词的词源学释义,注意到霍桑对于未来的“现代性”具有非凡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使“他自己的时代成为一个典型的转型期——从一种社会结构转为另一种社会结构,一种信仰体系转为另一种信仰体系,一种知识体系转为另一种知识体系。在这一转变中,过去及其所有类型都必须转化”。《有七个尖角的房子》和《红字》等小说

是“站在现代门槛上思索古老命题的作品。能指和所指的旧有约定，权威的创作者和确信有一个正确解释的读者之间的约定，在此处被大胆地推翻了”。

克默德借鉴了伊瑟尔的叙事学理论，对比里维斯的一篇相关论文，重访了另一经典——《呼啸山庄》。他对于小说中重复出现的日期、题铭、人名、梦境等“现代诠释学代码”，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论证。“题铭标识了一种文学体系，与读者时过境迁发生了变化的口味和期待没有一贯的联系。”在此，多元性不是一种规定而是一个事实。意义和文本之间的差距永远存在，程度永远不同，这是读者的阅读发挥之处。与巴特的解读不同，克默德认为巴特所说的“现代性”非常接近他所说的“经典性”，而巴特的“经典”接近于克默德意义上的“死亡”。

《穿雨褂的人》一篇关注希伯来米德拉什《圣经》阐释法，对照并且解读了《马可福音》中一个著名的谜团“穿白衬衣的少年”，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另一著名谜团“穿雨褂的人”。乔伊斯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自己在书中放入那么多谜团和难题，“就是为了使教授们忙几个世纪来弄懂我想说什么，而这是确保一个人的永恒性的唯一办法”。

克默德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读者要费尽心思寻求故事细节的连贯性？他指出：“一定存在一种超文学力量，一种文化压力，使我们总在寻找叙事的连贯性，正如我们期待双关谜语有答案，期待笑话有意义。”他认为，所有的阅读训练都建立在这种预期之上。常规的期待是柏拉图首先建立的，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强化，而且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被大力加强了，而我们现在不过是刚刚从中解放出来，不再寻找统一性和连贯性。

《康涅狄格：诗意栖居》提到了“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和“哲学家诗人”史蒂文斯的思想渊源，解读了史蒂文斯最后写就的主题关乎死亡的伟大诗篇。克默德认为，史蒂文斯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诗人何为”的问题，但是身处暮年，对于栖居、归家、向死而生，他的感受迥然有异。史蒂文斯履行了诗人在危难时刻的使命：“给困境提供医治，在其

真正的困境之中,在其所是的虚无之中,通过揭露创伤来恢复健康。这个世界的英雄,存在的拯救者,神圣事物的命名者,就是诗人。”

《物的本义》也论及史蒂文斯的诗歌,并“提出一种设想,认为事物的本义总是取决于对更大整体的理解,取决于对习俗和权威的改变”。克默德从拉斐尔·勒威论及早期犹太教《圣经》诠释的经文的“朴素”本义谈起,认为本义一词本身就是隐喻的。人为的体制的权威在阐释历史中不断受到挑战,而“一旦我们开始思考或者说到它,暗喻就开始重新塑造本义”。他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本义本身作为一种暗喻,没有办法从暗喻中脱身,语言的单义性不过是一个梦想。

《秘密与叙事顺序》一文,是为一个主题为“叙事:顺序的幻象”的学术会议而作,与保罗·德曼、保罗·利科、海登·怀特、雅克·德里达、罗伊·谢弗等学者进行思辨与探讨。克默德从解读济慈的《希腊古瓮颂》出发,思考叙事顺序(或者任何制造了“叙事顺序的幻觉”的东西)和他被统称为“秘密”的东西之间的冲突。他注意到,故事总是从属于解读,但是永远都存在着意义的现代化,而语言“不仅被附加的阐释扭曲,甚至在写下之前在其实质上就被扭曲了”。叙事的本质是开放的,即通过阐释对进入敞开。所以叙事永远有其秘密。克默德认为:“所有的叙事在写作和阅读中都与文本在心理分析过程中的持续改写,或者与元历史思维引起的历史叙事中的曲解有很多相同之处。”

《考尼律斯和伏提曼德》一文与《波提切利的复兴》同出于《关注的形式》一书。《波提切利的复兴》考证了赫伯特·霍恩与阿比·瓦尔堡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研究的重大贡献。克默德注意到,波提切利画作中的仙女形象成为对一个记忆痕迹的重新阐释,驾驭了那个古老形象的能量,教化了它。仙女形象代表了古代形式现代化的方法。通过理解波提切利和过去的交流,我们也理解了自己和过去的交流。这一观点实为睿智,对于绘画艺术史研究极具思维层面的启发性。

《考尼律斯和伏提曼德》考据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重言和分身这两个修辞技巧的运用。莎剧早期作品大量着墨于阴影与显示、本体及其

意象、镜子与映像之间的关系。阴影与本体、表演与事实，是对立的一对，它们一起表现似是而非、不可能、和谐的不一致或者不一致的和谐。

克默德转而注意到，长久以来，“关注的中心放在了主人公的性格上，而付出的代价是长久忽略了剧本语言不单单是为了证明角色的性格，也忽略了语言中没有明显表露的内在关系”。“本剧的真实的语言，文本的肌理，一直被当成边缘的问题，仅仅被当作一种媒介，使我们能看到更多重要的东西”，而这样是对莎剧艺术丰富性、语言表现力的极大损减。克默德以《哈姆雷特》剧中的重要修辞手段“重言”为例，“把话语前景化”，探究雅各布森注意到诗歌引发了“语言学层面上的所有结构因素”，“一切都变为有意义的，交互的，相反的，对应的”。

《五味杂陈》与《厄洛斯，城市的缔造者》两篇都是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知识分子作家的分析与论述。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作家注意到了阶级不平等以及尊重和关爱的缺乏，并投以最深切的关注。在奥登、爱德华·厄普沃德、西塞尔·戴-刘易斯及其作品中，“对英国状况周期性的担忧，直到20世纪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如今还在继续”。而“要对他人的不幸感同身受是不容易的，现在如此，当时亦然”。资产阶级诗人虽然富有同情心，“但是并不明白社会的真实状况，不懂得为什么他们感觉最应该揭竿而起的无产阶级却没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克默德指出，“那种无产阶级需要并可能采取行动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产阶级的良心产生的”。

《厄洛斯，城市的缔造者》一文，更多笔墨落在奥登和格伦韦·里斯身上，对比了二者在30年代对于时代变迁、意识形态发展的态度和选择。克默德认为奥登对时代状况投入了“强烈的关注”。克默德以奥登的生活轨迹为例，分析30年代的诗人在面临变迁、时事复杂之际，不得已“做出跟自己的生活无关的选择”，其作品也反映出了围困、窘迫、危机之感。本篇与《1907年左右的英国小说》、《剑桥关系》等文章，都有史料记录与观点阐发的双重使命，厚实的史料支撑和详尽的人物纪年史，使读者对英国文学现代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代表作家作品以及

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有更为直观而具象的了解。

《记忆》与《遗忘》两篇力作从神学、心理学、符号学、解构等层面,剖析了这两个重要概念的渊源与发展,用大量的文本实例深化了相应的观点。

《记忆》一文写于1994年,探讨了自传与记忆的关系。克默德对比发现,与柏拉图的先验知识有所不同,“奥古斯丁把上帝以及上帝的神迹放进人类的记忆中……记忆提供了行使巨大职责的世界之路的线索,因为世界堕落为物质和感知,世界之救赎就必须是一个历史问题,是宇宙记忆的问题……记忆在获得终结、总体性的时候,已经具有了非时间性,模仿了永恒的道”。而现代性的记忆可以直接回溯到弗洛伊德的传统。“奥古斯丁的记忆中有幸福和上帝,现代记忆中则是乱伦和谋杀。奥古斯丁期待生命通过记忆获得外形,在结束之际进入永恒,而现代记忆则需要尽可能完全遗忘。”

克默德援引了卢梭、巴里特·J.曼德尔、普鲁斯特、纳博科夫、贝克特、柏格森、德曼、德里达对于记忆的观点,举华兹华斯的《序曲》为例,对于记忆主题做出了深刻的剖析。记忆点、顿悟时刻成为“路标”,给记忆赋予中心意义,赋予整体性,或者对记忆进行“主题化”。克默德认为诗人与作家有别于常人之处,就在于找到了记忆“合适的表达方式,或者设定形式”,才言说了记忆与情感。

在写于2000年的《遗忘》一文中,克默德以《李尔王》为例,探讨了阐释学发展过程中似乎忽略或者遗忘了的遗忘的重要性。他认为,“遗忘的地位在历史记录的保存和更新中显而易见,而从书写的过去复原的过程中,先要经过遗忘”;“遗忘是记忆的影子或者化身。我们记住了记忆,但是忘记了遗忘”。他的观点独特而深邃:“存在一种记忆与遗忘、主题与分散、整体与碎片的配合。没有记忆与整体,就没有快乐,没有分散、沮丧、记忆的丧失,就没有愉悦。”

《剑桥关系》一篇追溯了文学批评的兴起渊源。剑桥大学各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促成了文学批评巨擘I. A. 瑞恰兹、威廉·燕卜苏,以及

F. R. 李维斯的卓越贡献。而由索绪尔创立,德里达、德曼以及其他学者发展壮大新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批评也蔚然成风。克默德归纳总结了始于剑桥的文学批评,呼吁重新认识并肯定瑞恰兹的巨大贡献。

《文学批评:新旧风格》写于2001年。克默德戏仿了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理念和方法,从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一则轶事说起,援引了莎士比亚《暴风雨》等剧中词语之力、名字与权利的例证,对照了新历史主义津津乐道的“小叙事”,指出其“对轶事的崇拜”,固然可以促进或者修正对当时“复杂的文化状况的理解”,却失之“散漫无章”。新批评的缺点,在他看来,是“其原则其实让它无法仔细研究重要作品的语言,即研究作品本身,而不是研究可以代替作品的某种更为相宜、更加有趣的东西”。

回归文本本身,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克默德此篇文笔生动有趣,妙用轶事,联系到了柏拉图、希伯来文字、莎剧,相关例证信手拈来不露斧迹,令人莞尔又不由信服。文中批评论战虽然激烈,却如此妙趣横生,不得不一再叹服作者如火纯青的论辩功力。

《莎士比亚与博伊托》一文写于2002年,展示了作者对于歌剧《奥赛罗》的悉心研究。克默德本人也曾经与亚历山大·格尔合作,把《李尔王》改编为歌剧。在他看来,莎剧的历史一部分是“受审查的历史”。由此出发,他分析了歌剧《奥赛罗》的删节,认为不论原因为何,诸多情节的删节难免削弱了原剧的深度,“形成一种有意或者无意的文本审查”。博伊托的“选择一直都合情合理,但几乎总是包含了某种缺失”,但是改编也有神来之作:“以音乐补足了一些为了得体起见而不得不缺失的片段”。通过咏叹调、合唱、走调、不和谐音等音乐手段的动用,弥补了因为删节、忽略等原因造成的剧情与主题的缺失。克默德认为,“翻译和重新想象的过程带来了本身的回报”。他肯定了博伊托改译的歌剧《奥赛罗》,称其虽然类型迥异,却与莎剧原作一样,是“天才巨作,是个奇迹”。

本书短评部分收录了论卡佛、詹姆斯·利斯-米尔恩、奥登、德里

罗、艾米斯、麦克尤恩以及波林等作家作品或者学术论点的文章。在不剧透的前提下,能够把作品的故事技巧、思想、时代以及修辞艺术等方面条分缕析,引人入胜,这也正是克默德的功力所在。

克默德一生著述等身,依然谦逊审慎。他为人低调,并不以煊赫的成就自诩,却自认为是“略觉迷惘的局外人”(见其1995年出版的自传《受之有愧》)。对于文学批评作品,他在本书前言中直言不讳道:“如果按照通常的说法称批评是(或者可能是)一种艺术,就会尴尬地发现,当今绝大多数批评都是学术流水线生产的产品,既缺乏独创性又生硬无味,读之让人兴味索然,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会看。”敢做此评价在先,可以想象作者本人必然有意并且自信可以超越这种暗淡无味。而本自选集体现了其知识体系的深广、见解的深刻性与力度,又因其意趣盎然、幽默机智的表述而增色不少。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此深有体会。精彩篇章读来确实酣畅淋漓,虽然译时往往力有不及,为其指涉之博杂浩瀚既叫好又(为自己)叫苦。翻译过程之中补课众多,翻阅文学原著和理论家作品、检证引文权威译作、查实诸多术语,以储备实力,企及克默德的艺术世界,搭建原文到汉语的一座桥梁。斟酌再三,数度修改,多遍通读,力图尽可能保证译文的准确度、体现原作的优雅意趣。虽必然不能还原原文遣词造句之美、思维论证之缜密严谨、引证与对比之游刃有余,但若激发读者对于文本阅读的深入思考,激发读者对于克默德思想的兴趣、认同、思辨、追寻,已然欣慰莫名。

翻译体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解决方法如下:一些原著中的瑕疵保留,如364页“The collapse of”都用了小写,译文在引用时未作改动;原著注释中432、434页出现了“A. E. Lovejoy”与“A. O. Lovejoy”两个相似的人名,经过编辑和译者的共同核查,统一为“A. O. Lovejoy”,见本书91页注释1、100页注释1;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本书第1、2、3、4、10、13、18、20、21、22、25、26篇,为金宝翻译。其

余诸篇由樊淑英翻译。全书由樊淑英审校，沈清清编辑。

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对译者的信任。感谢最负责任、最有耐心的编辑沈清清，钦佩她深厚的文学与理论素养，在三次校对中及时指摘不足之处，最大化地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向在翻译过程中慷慨指点帮助我们的师长好友诚挚致谢。限于译者理论与文字水平的不足，错误、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读者指正为感。

樊淑英 金 宝

2018年5月16日于南京